

教师
月刊

2016.3

舍恩伯格：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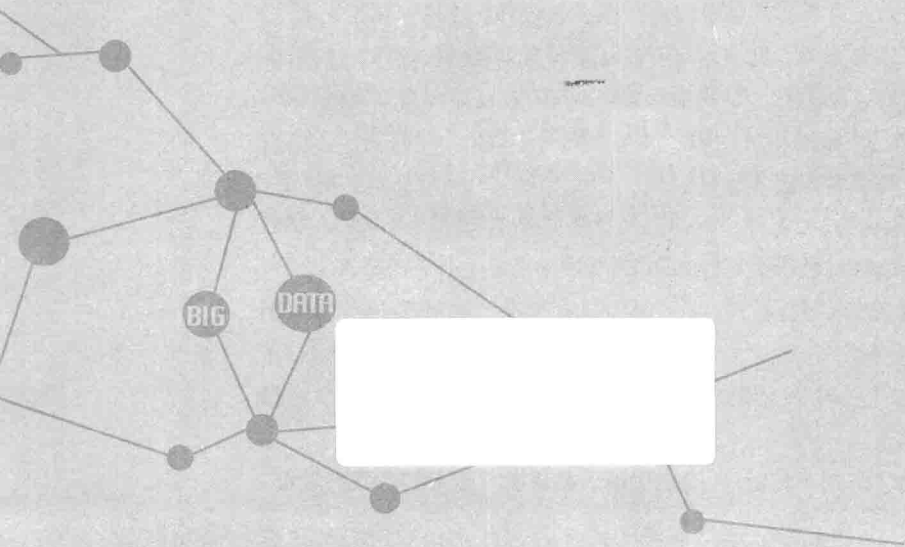
我坚信，数据运用的核心在于用数据优化学习的过程。学生、家长、学校、校董等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要在学习环境中得到良好的数据反馈，大家才能共同得到提高，从而使学习本身变得更好。

——舍恩伯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恩伯格：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舍恩伯格: 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675-4858-9

I. ①舍… II. ①教… III. ①数据处理-关系-学习方法-研究 IV. ①TP274②G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39007号

舍恩伯格: 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
设计 张 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3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858-9/G · 9194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白居易的诗教信仰与实践 _ 周勇
- 010 教师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_ 吴康宁
- 012 人不见了 _ 朱永通
- 014 学校建筑由谁说了算 _ 郑杰
- 017 雪孩子 _ 吴慧琴

封面 >

- 020 舍恩伯格：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人物 >

- 040 **名家** 王尚文 天地悠悠思无尽
- 微博** 谭正璧 / 埃里希·傅立特

现场 >

- 049 **记事** 参赛记 _ 朱煜
- 他一个人站上去，就成了风景 _ 冯栋钧
- “松鼠”老师 _ 韩璐
- 055 **论坛** 有德性的学校 _ 孙明云
- 075 **课堂** “未经省察”的作文素材没有价值 _ 田春林
- 假期作业的设计与管理 _ 陈智峰
- 086 **吴非说** 我看“励志教育”
- 088 **朱永新答** 如何保持教育热情

话题 >

090 我的教研生活（上）

那一粒种子 _ 方德全

两封信 _ 宋桂奇

教研日记 _ 夏继云

集体教研之路：大家栽树，大家乘凉 _ 于保东

阅读 >

101 不仅“教书”，更教“读书” _ 王开东

107 写下就是永恒 _ 冷玉斌

人文 >

114 中国教师诗选（六）

山中信札（外一首） _ 路也 / 短诗三首 _ 阿信

纪念一位绝症早逝的女生（组诗选三） _ 林忠成

短诗三首 _ 舒丹丹

视窗 >

057 **区域教育** 多元、开放的青岛教育

062 **读书会** 乐陵教师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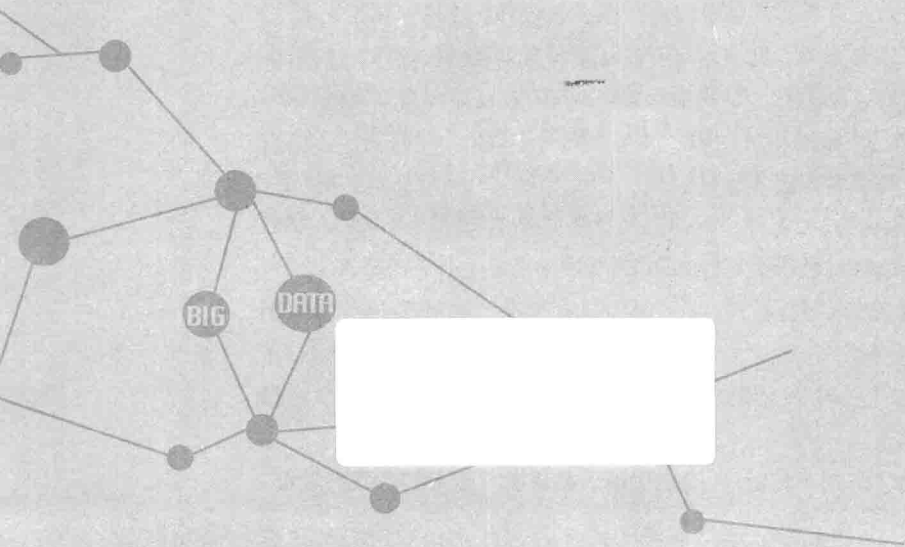
064 **家** 仰望 _ 杨雷

066 **报道** 我社五本（套）图书获第十四届“上海图书奖”

068 **大夏** 王晓春文丛

大夏书系新推“西方教育前沿”

舍恩伯格：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里尔克的墓园

文 _ 林茶居

一九一四年，三十九岁的里尔克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博洛尼亚，在威尼斯，在罗马，处处，我作为死者的学生，站着，面对他们无限的知识，我得到了教育。”作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里尔克有游历的习惯——也有人说他是为了逃避家庭责任——不管到哪里，他都会寻访当地的画廊、博物馆、古建筑，尤其喜欢走进一处墓园，流连忘返。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墓园（墓地）往往让人产生“鬼世界想象”，神秘、凄冷、阴森。而在德语中，墓园即“宁静之地”；据说，在拉丁语系的语言中，墓园有不少于十种的意义表达，充满爱、感恩和敬仰。在欧美文学以及国人的海外游记中，我们确实可以读到诸多以墓园为主题的作品或篇章。很多墓园，因为安葬了一个或一批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而成为精神圣地，直接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人们休憩、散步、健身甚至谈情说爱的地方。一些著名的墓园，还会设计各种文化活动，如文学、阅读、名人、自然等主题墓园游，供市民或游客选择参与。

阴阳不隔，生死无界，此岸彼岸相互建构。在这样的场景中，诗人里尔克是一个倾听者、沉思者、自我教育者，或者说是一个陶醉于倾听和沉思的自我教育者。尽管在二十七岁时就写出被认为决定了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著名诗篇《秋日》，但他当时还是觉得自己“诗写早了，成不了气候”。他认为，“为了一首诗，必须参观许多城市，看许多人和许多东西，必须认识动物，必须感觉鸟怎样飞，知道小鸟早上开放的姿态。……还必须曾经跟垂死者一起待过，必须曾经在开窗的、噪音持续可闻的小室里坐在死人的身旁……”（里尔克，《为了一首诗……》，绿原译）。这恰好回答了里尔克为什么会把墓园当作自己的“学校”，为什么会称自己是“死者的学生”。

里尔克确实“得到了教育”，确实实现了在诗歌写作上的自我再教育。

里尔克的朋友、著名传记作家茨威格在一篇为他而写的悼文中说：“他从已被征服的音乐元素勇敢地跨入大理石雕刻的尚未被踩过的元素，他身上的旋律学者把自己严格地教育到坚硬起来。”（茨威格，《告别里尔克》，绿原译）这句话读来有点拗口，我的理解，其大意是，里尔克总是在语言、语式和抒情方式的更新上孜孜以求、人死出生并最终水到渠成。

学校无处不在，教师无处不在，教育无处不在。其关键就在于，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习惯于并善于“倾听和沉思的自我教育者”。从里尔克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自我教育的完美范例：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人（诗人当然也是成长中的人）来说，这个命题都是成立的。

不过我也告诫自己，如果拘囿于这个维度去思索，往往不知不觉就走进了瓦尔登湖式的教育乌托邦。在思考教育（自我教育）如何促成人的（自我）的成长的问题上，不能止于自我实现的场域，还必须有通达共同生活的指向；除了要赞许倾听与沉思的品质，还应该彰显对话与开放的情怀。完整的教育，必然是在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共同生活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并使两者共生同构。美好的教育，除了要保护好人的天性中的真善美，还要把人的兴趣、情感、意志、行为引向积极、健康的方向，促成人在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意识与能力的生长。

相较于童年时期（学生时代），里尔克后来的成长（自我教育）是趋于向内、封闭的。就像受时令交替严重制约的旧农耕时代的农妇，她们“编织、纺纱、酿酒”，总是“在黑暗、密闭的地方进行”（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而这又几乎就是诗人的工作方式——不管是男诗人还是女诗人，他们的创作主要由其体内的女性成分起作用。

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宿命，与是否积极、健康无关。而我们可以从中切身感受到的自我教育及其作用的发生与达成，理应成为我们主要的成长方式，它是一个成人保持“活泼泼”的身体和气质的不二选择。诗人以之通达诗歌的巅峰，普罗大众以之实现心灵的安顿。

一九〇二年，新婚不久的里尔克来到巴黎。除了依旧喜欢造访那些著名的墓园，他也经常到图书馆、书店阅读或闲逛。有一次在塞纳河畔的一家旧书店，他看着那些“不为明天担心”的看书的人，设想这样的生活：“……把这个摆得满满的橱窗买下来，跟一只狗一起坐在橱窗后面，坐上二十年。”他就像一个孤僻、害羞、喜爱宠物的城市妇人，“学习沉默，在作品中守口如瓶”（茨威格）。

专栏 >

- 006 白居易的诗教信仰与实践 _ 周勇
- 010 教师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_ 吴康宁
- 012 人不见了 _ 朱永通
- 014 学校建筑由谁说了算 _ 郑杰
- 017 雪孩子 _ 吴慧琴

封面 >

- 020 舍恩伯格：大数据与学习的优化

人物 >

- 040 **名家** 王尚文 天地悠悠思无尽
- 微博** 谭正璧 / 埃里希·傅立特

现场 >

- 049 **记事** 参赛记 _ 朱煜
- 他一个人站上去，就成了风景 _ 冯栋钧
- “松鼠”老师 _ 韩璐
- 055 **论坛** 有德性的学校 _ 孙明云
- 075 **课堂** “未经省察”的作文素材没有价值 _ 田春林
- 假期作业的设计与管理 _ 陈智峰
- 086 **吴非说** 我看“励志教育”
- 088 **朱永新答** 如何保持教育热情

话题 >

- 090 **我的教研生活（上）**
那一粒种子 _ 方德全
两封信 _ 宋桂奇
教研日记 _ 夏继云
集体教研之路：大家栽树，大家乘凉 _ 于保东

阅读 >

- 101 不仅“教书”，更教“读书” _ 王开东
107 写下就是永恒 _ 冷玉斌

人文 >

- 114 **中国教师诗选（六）**
山中信札（外一首） _ 路也 / 短诗三首 _ 阿信
纪念一位绝症早逝的女生（组诗选三） _ 林忠成
短诗三首 _ 舒丹丹

视窗 >

- 057 **区域教育** 多元、开放的青岛教育
062 **读书会** 乐陵教师读书会
064 **家** 仰望 _ 杨雷
066 **报道** 我社五本（套）图书获第十四届“上海图书奖”
068 **大夏** 王晓春文丛
大夏书系新推“西方教育前沿”

白居易的诗教信仰与实践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德宗贞元十九（八〇三）年，即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那年，白居易顺利通过吏部“书判拔萃科”考试，入秘书省任校书郎（等级为正九品上）。是为白居易首份官职，月薪16000钱，按时价可买绢20匹，或盐400斤。这份薪金可让已过“而立之年”却依然单身的白居易在长安城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甚至为了接近政治文化中心群体，去上好地段常乐坊租房住，大体也能应付下来。

可白居易得把母亲、弟弟、妹妹从徐州迁来，如此薪水就不够了。白居易想尽办法，也只能将家人安置在长安百里外的下邳县义津乡，自己则搬到永崇里华阳观。数十年前，华阳公主曾在此观修道，死时才十几岁，之后华阳观成为寒士聚集地。唐代许多公主皆因不由自主、宫斗频繁而无法找到理想归宿，情愿选择出家，白居易则因母亲干涉，不能与青梅竹马的初恋湘灵走到一起。搬进“门巷萧条”的华阳观，看到院中寂寞打扫落花的白发宫人，想起华阳公主曾在此遗恨而去，多少能给情感同样无以着落的白居易带来一丝抚慰。

结识寒士卢周谅，与他一起夜晚读书、白天游玩，也是一件乐事，所谓“背烛共怜深夜月，踏花同惜少年春。”何况朱雀街对面不远处便是靖安坊，很容易和住在那里的元稹、刘禹锡等好友聚到一起。当然，一个人时，白居易也不会乱了方寸。正如其枕边书《周易》里的那句话所言，“乐天知命故不忧”，他很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这就是他的使命，即努力践行自小苦读《诗》、《书》养成的古典诗教信仰——揭示人间疾苦，并让朝廷及士人致力于消除人间疾苦，复兴远古三代的康平之世。

最被看重的诗教践行方式自然是“学而优则仕”，尤其对白居易这样初涉仕途的有志进士来说，更是渴望能登台发起改革。靖安坊的好友也有类似的政治渴望，刘禹锡还加入了太子侍读王叔文组织的改革集团。王叔文不断向太子陈说民生苦难及政坛腐败，试图成为周公式的辅国英雄。八〇五年初，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王叔文借势入主翰林，并举韦执谊为宰相，刘禹锡、柳宗元等其他“死交”同样迅速登台，打压宦官、革除苛政、抑制藩镇等改革计划随之陆续推出。

看到王叔文集团所言所行皆符合自己的古典诗教信仰，白居易激动之余也想加入。他曾写信给韦执谊，希望这位宰相能抓住时机，革新导致人间疾苦骤增的王朝政治体制。可白居易不知朝廷水太深，手无寸铁的少壮派根本趟不过去。见自家利益受损，手握军权的宦官俱文珍迅速联合王涯、卫次公等朝廷贵族逼迫顺宗让位于十七岁的太子李纯，是为宪宗。短短数月，改革便流产，王叔文集团皆被赶出朝廷。想起韦执谊昨日还贵为宰相，今日便被远谪崖州，白居易纵有无限同情，却毫无办法，只能感叹：“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王叔文改革失败后，白居易决定报考皇帝亲自主持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好友元稹也来华阳观和他一起闭关备考。八〇六年，两人均如愿考取，元稹名列榜首，得以留在长安任左拾遗，白居易等第稍差，被派往盩厔县（今周至县）任县尉。这次考试未赢得皇帝的特别青睐，但聊胜于无。不想，元稹上任没多久便因“屡上书论时事，为执政者所恶”，被贬为河南尉。朝廷不容正言正事，到偏僻的盩厔去“张直气、扶壮心”又有何用？

况且在盩厔也无事可做，白居易只盼能早日重返长安。所幸结识了王质夫，两人相游仙游寺时，谈起唐玄宗与杨贵妃均百感交集。王氏请白氏赋歌，以免大明宫旧事“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长恨歌》由此一挥而就，后人随之得以目睹白居易的另一种诗教实践方式，即诗歌创作。到底是气质不凡的琅琊王氏后人，王质夫初见白居易便知其“深于诗，多于情”，而白居易也确实更适合以诗歌创作的方式来践行其为人间疾苦而生的诗教信仰。

即如《长恨歌》所示，白居易先是批判玄宗后期荒淫、贵妃娇宠造成军事动乱，以至从玄宗、贵妃到黎民百姓都陷入死亡危机；接着又对玄宗到头来只能看着贵妃被绞死深表哀怜：“君王掩面不得救，回看血泪

相和流”；最后以神话手法结尾，道家方士为解玄宗相思之情，“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在海上仙山找到虽已化为太真仙子但情思未绝的贵妃。贵妃托方士将可表深情的旧物带回，向玄宗表明其志：“但令心坚如金钿，天上人间会相见。”

末尾那节，白居易是在深情超度玄宗与贵妃，还是在泣诉自己对于初恋的漫长渴望？但无论为谁而歌，诗人的诗教信仰均被其以极其感人的方式传给了世人，能使世人正视人间疾苦之余，更加珍惜人间美好真情。由此又想起，王叔文等势力不够却急于求成的少壮派及白居易本人均曾试图像周公那样，通过修订制度来改变朝廷上下的观念与行为。不知那群少壮派改革失败后是否有过方式调整，只希望他们也能以《长恨歌》一般感人的方式来打动、净化人心。

那宪宗皇帝是否听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听了之后又会有什么感想呢？要知道，宪宗可是白居易最渴望的听众——所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一问题无法回答，只知道长安城众多士子及普通百姓十分喜欢《长恨歌》，甚至诸多歌妓也因“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觉得自家涵养不同于一般歌妓，“岂同他妓哉”云云。

变化又来了，在整座待了一年多后，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左拾遗。居此职位，可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白居易的政治改革热情再度被点燃，甫一上任便连递奏折，要求皇帝废除诸多致使生民涂炭的经济、军事制度。其措辞十分激烈，且宪宗若有不同意，便当堂直言皇帝昏聩，致使宪宗大怒。要不是宰相李绛从中斡旋，白居易必遭处罚。那时的白居易疯了似的拼命为民请愿，只恨手中没有传说中的“古剑”，无法将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斩杀殆尽。

这样的政治改革实践无疑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过白居易没有放弃其真正擅长的方式，著名诗集《秦中吟》便是在任左拾遗后编成的。他之所以编这部诗集，正是为了以歌咏方式表达官样奏折难以言尽的人间疾苦，进而让皇帝知道人间到底有何疾苦。的确如此，《重赋》写“两税法”逼得贫民只能贱卖实物，以凑足用于交税的现钱，《轻肥》、《买花》说上层社会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议婚》写贫家女难以成婚，均向皇帝细致描绘政治出了问题、“民生正憔悴”的真实状况。

除《秦中吟》外，白居易还曾推出“新乐府”。其时流行的乐府诗多袭用《伤歌行》、《蜀道难》等旧乐府题目，近乎文字游戏。白居易受杜甫、元稹等启发，不仅大胆发明新题，还奋力示范如何从古典诗教信仰（所谓“诗三百之义”）出发，创作切实揭示人间疾苦，同时容易“播于乐章歌曲”的“新乐府”。《杜陵叟》（悲横征暴敛）、《缭绫》（伤女工辛劳）及《卖炭翁》等都是其示范作品。

新乐府同样是为天子而作，而宪宗也确实想振兴李唐王朝，武元衡、裴度等正直之士也登台了。但到八一五年，宰相武元衡便被节度使派人暗杀了。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看到宰相被暗杀，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诗人再度爆发，痛言必须查出凶手，以洗国耻。结果竟被污为越职，说什么东宫之人不该抢在朝廷谏官之前发言，还污蔑白居易在母亲堕井而死后竟然有闲心写《新井篇》，是对母亲不孝。最终此前曾发力将王叔文集团赶走的朝中老人王涯再次出手，致使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又是什么政事也做不了，但白居易却因置身江州写出了可以和《长恨歌》媲美的《琵琶行》。时为元和十一（八一六）年，诗人四十五岁。“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人过中年，竟还会为人间有太多疾苦潸然落泪。元和十五年，年近五十的诗人又哭了一次，为宪宗惨死于宦官之手。之后，诗人被召回长安任吏部侍郎，又亲眼看到朝廷满是权力利益争斗，连好友元稹都和宦官来往起来，并因此与裴度成为敌人。两边均不忍断离的白居易只好自请重回地方任职，杭州、苏州等地因此留下了诗人的踪迹。

再后来，诗人归隐洛阳。八三一年，元稹离世。白居易将好友死前赠送的六七十万钱捐于香山寺。八四二年，另一位好友刘禹锡也死了。白居易看起来“形如槁木”，内心却仍牵挂苦难不尽的人间众生，他说：“我身虽殁心常在，閻施慈悲于后人。”八四六年，诗人终于彻底告别其所熟悉的一切人间悲苦，享年七十五岁。白居易的慈悲通过诸多自编诗集留给了后人，连他最渴望的听众即天子也被他的诗歌打动了。在白居易去世次年继位的天子宣宗李忱，曾向诗人遥寄过一首七言诗：“缀玉连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教师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文_吴康宁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著有《教育社会学》、《转向教育的背后——吴康宁教育讲演录》、《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等，主编有“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等。

笔者七年前曾写过一篇随笔，题目是“教师的能耐有多大”。那篇随笔是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豪言壮语的有感而发，动机自然是希望“有关方面”不要把学生发展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教师身上，同时也希望广大教师不要听“有关方面”的忽悠，以至于真以为自己手握神器，能毫无悬念地将任何学生“点石成金”。

光阴似箭，七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情形不仅未见改观，反而有所加剧。尤其是随着林林总总的“工程”评审出来或“培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名师”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也就成了响彻神州杏坛的一个近乎于意识形态的教师行动口号。这让笔者郁闷不已，忍不住要把七年前就已提出的问题再次抖落出来，并添加“到底”二字，于是就有了本文的标题：教师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笔者愿意相信，敢于喊出这一口号的“名师”们对学生一定怀有深爱。因为假如没有这种深爱，绝无可能对学生、尤其是对那些“难教”的学生做到持之以恒的关心、细心及耐心。笔者还愿意相信，敢于喊出这一口号的“名师”们必定有些绝招。假如没有，就不可能对学生尤其是对那些“难教”的学生进行有效地引导、指导及辅导。但在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问题上，总还有些属于“真理”范畴的教育基本常识。而教

育基本常识偏偏告诉我们：教师不是万能的，学生的成长一定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多种复杂因素，既包括家庭、教师、班级、社区、网络等具体的“影响实体”，也包括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大环境，还包括学生自身的禀赋。以为教师仅凭一己之力便可搞定任何学生的成长发展，那无异于天方夜谭。

笔者怎么也不愿相信，断然宣称“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名师”们对于“教师不是万能的”这一教育基本常识竟会浑然不知！要知道，“名师”的一个重要品质，就在于尊重教育基本常识。这就不免让笔者疑窦丛生：既然知道自己并非万能，为什么还要高调喊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种豪言壮语呢？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不是有“唯意志论”之嫌吗？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不等于在神化自己的作用吗？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不是自找压力吗？对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胡乱猜想一些可能的原因——

往稍远一点说，这些“名师”会不会特别崇拜尼采？因为尼采就把自己比作无所不能的神和太阳。他说：“神是一种思想，使一切直者变曲、使一切立者旋转的思想。”又说：“我是太阳……所以我有无限的能量。”

或者，往稍近一点说，这些“名师”会不会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的粉丝？因为华生有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他们，那么我愿意担保，可以随便挑选其中一个婴儿，把他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一种专家。”可华生的“担保”毕竟是有条件的。

或者，往更近一点说，这些“名师”会不会与我国一九五〇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中弥漫神州的豪迈气概息息相通？譬如：当时飘荡在共和国广袤农村上空的一个震耳欲聋的口号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或者，干脆往当下说吧，这些“名师”会不会受到了如今一些商家多少有点任性而矫情的广告太多影响？譬如，中国电信的广告词中就有这么一句：“你的梦想，我来放飞！”

这么七猜八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就怀疑自己是否想多了。果不其然，当笔者和一位同行谈起这些猜想时，这位同行直愣愣地盯着笔者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缓缓地说：“你想多了！”

人不见了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五六年前的一个秋天，我给素未谋面的名师Z发去电子邮件，邀其写一部书稿，结合自身的专业成长历程，提炼适合一线教师的教育智慧。Z很快回信应允。就书稿体例、内容诸细节，我和Z邮件往返几回。细节敲定后，我先后申报了选题和合同。待签订合同，已是冬天了。Z来信告知，书稿已开始动工，计划春节后交稿。我一向对出手快的作者心怀敬意，但我更期待经过时间磨洗的闪光文字，于是回信：不急，慢慢来。

春节过后不久，Z发来书稿。在序言和书稿中的不少地方，Z谆谆教诲年轻教师应惜时如金，且每处皆举了自己或周围人充分利用时间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令我无比难受，故难忘：每年春节，某名师不访亲，不走友，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备够粮草，足不出户，专心写作，其老家有年逾八十的老母，但为了完成写作计划，只能打电话拜年。

书稿正式出版前，我把诸如此类的“励志”文字全部删掉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了几篇文章，选择不与亲人团聚，这是个人权利，无可置喙，但怎么可以把它作为“智慧”，传授他人？

书稿如期出版了，但偶尔想起这个细节，我的心就堵得慌。几年过去了，这个我想不明白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不时在我的脑中盘旋。

去年，我关注到甘肃金昌市永昌县发生的一起悲剧：

永昌七中初一学生赵某，12月28日中午放学后在当地一家超市内疑因偷窃几块巧克力被店主及服务员工辱骂。其母亲赶到现场，情绪激动，出手打了孩子。超市一方按偷一罚十的标准，责成其母赔偿150元，其母身上的钱不够，赶到广场上找其父，二人凑了半天，总